

文言津逮

张中行 著

中华书局

序

我跟中行同志认识三十年了，可是因为住处离得远，一年难得见上几次。我知道他的笔是闲不住的，可是不知道他在写些什么。大约半年前吧，我在《语文教学》上看见他写的一篇《文言的用典》，写得深入浅出，令人叹服。我想，这不会是孤立的一篇，不知道还有些什么姊妹篇。果然，有一天，他挟着一包稿子找我来了。他说：“这里边是讲怎样学习文言的文章，一共十篇，外加一篇附录讲工具书，你给看看，提提意见。还有，我打算把它们印成一本小书，还没个书名，你也给想想。”他把稿本留下，我翻开来看看，讲用典故那篇赫然在内。另外九篇也都是同样深入浅出，引人入深。从

古今文字的异形、异义、异用，讲到反映在文字上的古今风俗习惯的差别，又讲到由于传钞、版刻的不同而产生的疑难，如此等等。总之是以过来人的资格，把学习文言所可能遇到的困难，给读者一一指明，并且告诉他怎样去克服，正如一个有经验的障碍赛跑运动员指点后来者怎样通过那花样繁多的重重障碍。过了半个多月，中行同志来取回稿子，问我怎么样。我说：“这是一本异常有用的书，你就放心拿去出版吧。”他说：“你还没给取名字呢。”我说：“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把读者引进文言世界，何不就叫做《文言世界漫游记》？如果你嫌这个名字太时髦，喜欢古雅点儿，那就不妨叫做《文言津逮》。”他说：“好！就《文言津逮》。”于是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是为序。

范林/胡

1982年6月29日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近几年来做文言文的选注工作，因为职务所近，常常遇见与学文言有关的一些问题。要不要人人学文言是个大问题，大概要在比较长期的实践中逐渐解决。假定已经决定学，像现在中学课程规定的那样，于是许多人就不得不接触文言作品，或者给别人讲，或者自己读。目的是一个，学会，或说是拿起不过于古奥的文言读物，凭借注解或不凭借注解，能够理解其意义。为了达到此目的而讲而读，会遇见一些困难，需要具备一些对付困难的常识。这类常识，有的可以在词句的讲读中零碎学到，有的可以在介绍古汉语知识的书里比较系统地学到。还有一些，性质比较一般，甚至比较初

步,讲读文言时会遇见,而介绍古汉语知识的书却不讲或不着重讲,我个人想,谈谈这方面的常识,对于语文教师和初学文言的人也许有些好处。因为有这种想法,于是写了这本小书。所谈的几个方面原于自己的感触,既不全面,又不深入,更难免偏颇和错误,恳切希望读者多多指教。

吕叔湘先生于百忙中通读原稿,提出不少珍贵的意见,并为取书名,写序文;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为题封面书名:谨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著者

1982年7月

这本小书谈的是讲文言或学文言时会碰到的一些问题。谈问题之前,先说说什么是文言。这要从古汉语说起。顾名思义,古汉语是古人用为交际工具的汉语。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古”指什么时代,二是“语”指哪一种话。先说前一个问题,古,从有文献可考算起,即使截止到隋唐,也超过两千年。年代久,任何事物都要变,语言当然也不能例外。孔子说的话如果如实地传下来,恐怕以继道统自任的韩愈也未必能懂,那么究竟以孔子之言为准呢,还是以韩愈之言为准呢?再说第二个问题,从甲骨文起,可考的文献确实不少,可是这些文献与口语有无距离,距离多远,也很难确切知

道。古，摸不清；语，也摸不清。怎么办？可行的办法是取其大同而舍其小异。幸而我们的古汉语确是有大同，即所谓“文言”，古代大致以秦汉为准，有个相当明朗的规格，后代，不管是强调仿古的唐宋八大家和明前后七子，还是强调创新的明公安派，都亦步亦趋地照着规格作，这样，文言高踞其位，堂上一呼，堂下百诺，就形成相当协调的一统。这个一统，与其说是古汉语，还不如称之为文言更确切。自然，文言的大同之中也难免小异，如过于古奥的词句，见于甲骨文、金文以至《尚书》中的那些，看来有些离奇，或者另一端，如六朝的译（佛）经体，有外道气，小说，有俚俗气，可以存而不论。

文言和现代汉语有传承关系。这种关系很微妙，你说是截然两种吗？不对；你说不是两种吗？也不对。勉强说，是藕断丝连，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显示易学的一面，就是说，可以以今度古，望文生义；同中有异显示难学的一面，就是说，望文生义，常常会误解。

我们读文言作品，看，是由字形而领悟意义；念出来，是由声音或兼由声音领悟意义。这里专就看说，是字形和意义之间有某种约定的关系，熟悉这个约定的关系，自然可以望文而生义。可是，字形和意义的约定关系，文言和现代汉语不尽相同，甚至常常不同，因而不熟悉文言的人就很容易把现代汉语的约定关系移用于文言，于是就错了，至少是似是而非。因此，文言的讲读，想要做到理解正确，就必须注意文言的文义之间的某些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情况。

文言的文义之间，必须注意的是与现代汉语不同，因而容易误解的情况，像以下两种情况，由于不容易出错，我们就可以看

作无关紧要。一种是已经死去的,也就是现代汉语里不用的词。这样的词,时代越靠前,数量越多。如《易经》的“为鼻足”,《诗经》的“淇水滳滳”,《仪礼》的“四銅继之”,“鼻”“滳”“銅”,现代汉语里都不用了。不用,看见不认识,也就不会因望文生义而误解。另一种是古今词义没有变化的,如“水”“火”“嫁”“娶”“红”“黄”之类,既然词义没有变化,望文生义也就可以通行无阻了。

必须注意的是望文生义容易错的。这有种种情况,下面举例说说一些常见的。

(一)古今异形

(1)宴尔新昏,如兄如弟。

(《诗经·邶风·谷风》)

(2)守尸吏然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

(《后汉书·董卓传》)

(3)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孟子·告子上》)

(4)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国语·周语上》)

“昏”,现在写“婚”。“然”,现在写“燃”。“暴”,现在写“曝”。“召”,现在写“邵”。如果不知道古今写法不同,就容易误读、误解。

(二)古字通假

(1)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

(《史记·项羽本纪》)

(2)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同上)

(3)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

(同上)

(4)张良出,要项伯。

(同上)

“距”通“拒”，“内”通“纳”，“倍”通“背”，“蚤”通“早”，“要”通“邀”，这是古字通假。通假是借彼字为此字，也就是写别字。写别字当然不好，不过古人习惯这样做，已经是既成事实，我们也只好容忍，费精力多记一些了。

(三)古今意义不同

(1)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

(《孟子·梁惠王上》)

(2)吾去大军数十里。

(《史记·李将军列传》)

(3)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4)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尽心上》)

“兵”，古代多指武器。“走”，古代指跑。“去”，古代指离开。“汤”，古代指沸水。“穷”，古代指不得志，不是指缺少财物，所以“穷”的反义词是“达”或“通”，不是“富”（“贫”的反义词是“富”）。

很多词,古今意义有变化,有的变化大,有的变化小,即使变化小,如果据现代汉语的先入之见而望文生义,也会似是而非。

(四)古今说法大异

(1)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尚书·周书·蔡仲之命》)

(3)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

(《三国志·诸葛亮传》)

(4)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杜牧《山行》)

“见”,这里表被动。“是”,这里的作用是形成宾语前置句(意思是“惟辅有德者”)。“用”和“坐”都表示原因,可是用法有别:“用”通常省略宾语“之”,“坐”却必须带宾语(这里是“爱枫林晚”)。

(五)反义

(1)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

(《周礼·地官·媒氏》)

(2)其能而乱四方。

(《尚书·周书·顾命》)

(3)敢不唯命是听。

(《左传》宣公十二年)

(4)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孟浩然《春眠》)

“胜国”是因战败而灭亡的国,“乱”四方是“治”四方,“敢”是不敢,“知”是不知,这种与字面意义相反的情况也要注意。

(六)异音异义

(1)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

(《史记·李将军列传》)

(2)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

(《礼记·大学》)

(3)(王)恭曰:“我平生无长物。”

(《晋书·王恭传》)

(4)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苏轼《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

“数奇”的“奇”读 jī,是运气不好的意思。“体胖”的“胖”读 pán,是安详的样子,不是肥胖。“长物”的“长”读 zhàng,是多余的意思。“扁舟”的“扁”读 piān,是小的意思。这类字容易误读,从而误解,尤其要注意。

(七)表非习见之义

(1)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孟浩然《过故人庄》)

(2)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

(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

(3)至是,初行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参。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

(4)(八月)丙子,隆祐太后发南京,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仲荀护卫。

(《宋史·高宗本纪》)

“菊花”这里不是花名,而是酒名。“第五”这里不是已经走过四座桥的第五座,而是一个大官僚的姓。“开元”很容易误解为唐玄宗的年号,其实这里是开国的意思,因为钱是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南京”,望文生义,指现在的南京似无问题,其实错了,因为宋朝的南京是现在的河南商丘。

(八)古分今合之义

(1)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晏子春秋》)

(2)中间力拉崩倒之声。

(林嗣环《秋声诗自序》)

(3)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告子上》)

(4)却看(读 kān)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其实”现在是一个词,等于说“实际上”,古代是两个词,应当理解为“它的果实”。同理,“中间(读 jiàn)”,等于现在说“中间夹

杂着”；“放心”，等于现在说“散漫的心”；“妻子”，等于现在说“老婆孩子”。双音节，古代分义，现在变为合义，这种情况也很有一些，如果不留意，贸然以今例古，也会出错。

(九) 根据上下文始能确定意义

(1) 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 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

（《史记·信陵君列传》）

(3)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

（韩愈《师说》）

(4) 渔人网集澄潭下，估客船随返照来。

（杜甫《野老》）

“王必无人”，根据上下文，知道是如果王一定没有人的意思。“已拔赵”，意思是将来攻下赵国之后。“六艺”，可以解为礼、乐、射、御、书、数，也可以解为《六经》，由于下文有“皆通习之”，知道必是指《六经》，因为唐朝读书人不学习“御”（赶车）。“澄潭下”的“下”，骤一看像是方位词，看下联，与“来”对偶，才知道是动词，应解为下网。

(十) 古今称谓差别

在称谓上也不要望文生义，机械地照字面理解。如“大父”是祖父，不是大爸爸；“舅姑”是公公婆婆，不是舅父和姑母；“先子”是死去的父亲，不是以前的儿子；“外子”是丈夫，不是外面的

儿子；等等。

以上所举是一些常见的情况，一管自然难窥全豹。为了避免误解，还不很熟悉文言的人最好先读有注解的书；读没有注解的书，宁可多抱一些怀疑态度。能疑，并养成多请教词典的习惯，望文生义、似是而非的情况就可以逐渐减少了。

以上谈的易误解的情况都是关于词的。词之外，语，句，自然也有这种情况。一句话，或者小于句、大于词的什么结构，从字面看，有时候不只一种讲法，或者像是可以这样理解而实际不当这样理解，如果不细心，或者不熟悉文言的表达习惯，也容易误解。这类情况，形式和内容千差万别，很难举一例以概其余。以下举一些例，意在说明，从语法的观点看，有的误解与语句的结构有关。例如：

(1) 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_时而_尽；种_树畜养，不见其益，有_时而_大。

(枚乘《上书谏吴王》)

(2)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_贤与_能，讲信修睦。

(《礼记·礼运》)

(3)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_从_容_辞_令，终莫敢直谏。

(《史记·屈原列传》)

(4) 衡因为赋，笔不停缀，文不_加_点。

(祢衡《鹦鹉赋》)

例(1)，“种树”容易理解为动宾关系，种植树木；其实在这里它同“畜养”对称，不是动宾关系，而是并列关系，“树”是动词，也是种的意思。例(2)，“选贤与能”的“与”，容易理解为“和”，这样“贤与能”就成为“选”的宾语；其实不然，“选贤”同“与能”对称，“与”通“举”，即选拔，是动词，“与能”是动宾关系。例(3)，“从容”和“辞令”是什么关系？有人理解为并列关系，这样，意思就是态度从容，言谈美妙；有人理解为动宾关系，意思是委婉于辞令。由上下文看，这里是说辞赋，不是说为官处世，应该从后一种理解。例(4)，“加点”很容易理解为断句，这就成为动宾关系；其实这里是并列关系，“加”是添字，“点”是减字，不须增减，是加重形容文才之高。

有的误解与语句的结构无关。例如：

(5)宋华耦来盟，其官皆从之。书曰“宋司马华孙”，贵之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请承命于亚旅。”鲁人以为敏。

（《左传》文公十五年）

(6)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蔚然满园，亦足适也。

（唐顺之《任光禄竹溪记》）

(7)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

(8)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白居易《长恨歌》）

例(5)，“鲁人”，《正义》解为“鲁钝之人”，刘知几《史通·叙事》也同意这种讲法。其实是大有问题的，因为：一、在古代典籍中，齐人、晋人、秦人一类说法，齐、晋、秦都指国名，华耦出使之地是鲁国，“鲁人”的“鲁”怎么能不指鲁国呢？二、华耦不敢与鲁君共席是谦逊，照《左传》书中表现的道德观念，正是应该赞扬的。三、上文举经称为“华孙”，并解其意为“贵之”，怎么忽而又说只有蠢人才说他“敏”呢？可见理解为“鲁钝”是错的。（焦循《春秋左传补疏》也谈到这个问题，说“鲁人”应解为鲁国之人。）例(6)，“胜”，可以解为“胜负”之胜，也可以解为“景物优美”之胜，这里显然不应理解为争胜负，因为：一、主人以退隐自喜，当然不会逞强与有力者争胜负。二、“胜”前有“池亭花石”作为修饰语，“胜”当然不能是胜负。例(7)，“不复”，有人理解为“不再用这种教法”，表示教人用心很苦，意思是好的。不过看上文，说的是“这样蠢笨的不能自力学习的人”，如果“复”的意义是“不再用这种教法”，那就无法衔接，所以还是应该理解为“不再教”。例(8)，“宛转”，有人理解为这是形容杨贵妃被勒时身体扭动之状。这显然不妥当，因为：一、通观全诗的情调，白居易绝不会特别拈出惨死的形象来描写一下。二、“宛转”形容“蛾眉”，意思应该是美好的一面。三、“宛转”的本意是“温顺随从”，这里为什么不可以用本意呢？看乐史《太真外传》，记杨贵妃死时是这样说：“上入行宫，抚妃子出于厅门，至马道北墙口而别之，使力士赐死。妃泣涕呜咽，语不胜情，乃曰：‘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帝曰：‘愿妃子善地受生。’”这样的哀怜之态，用“宛转”来形容不正是合适的吗？

以上两个类型，与结构有关或与结构无关，从要求理解不误